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十二樓
第二十四回 十巹樓第一　不糊塗醉仙題額　難擺佈快婿完姻

詞云：　　寡女臨妝怨苦，孤男對影嗟窮。孟光難得遇梁鴻，只為婚姻不動。久曠才知妻好，多歡反覺夫庸。甘霖不向旱時逢，怎得農人歌頌？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世上人的好事，件件該遲，卻又人人願早。

更有「富貴婚姻」四個字，又比別樣不同，愈加望得急切。照世上人的心性，竟該在未曾出世之際，先等父母發財；未經讀書之先，便使朝廷授職；揀世上絕標緻的婦人，極聰明的男子，都要在未曾出幼之時，取來放在一處，等他欲心一動，就合攏來，連做親的日子都不消揀得，才合著他的初心。卻一件也不能夠如此。陶朱公到棄官泛湖之後，才發得幾主大財；姜太公到發白齒動之年，方受得一番顯職。想他兩個少年時節，也不曾丟了錢財不要，棄了官職不取；總是因他財星不旺，祿運未交，所以得來的銀錢散而不聚，做出的事業塞而不通，以致淹淹纏纏，直等到該富該貴之年，就像火起水發的一般，要止也止他不住。梁鴻是個遲鈍男子，孟光是個偃蹇婦人，這邊說親也不成，那邊締好也不就。不想這一男一女，都等到許大年紀，方才說合攏來。遲鈍遇著偃蹇，恰好湊成一對。兩個舉案齊眉，十分恩愛，做了千古上下第一對和合的夫妻。雖是有德之人原該如此，卻也因他等得心煩，望得意躁，一旦遂了心願，所以分外有情。世上反目的夫妻，大半都是早婚易娶，內中沒有幾個是艱難遲鈍而得的。古語云：「若將容易得，便作等閒看。」

事事如此，不獨婚姻一節為然也。

冒頭說完，如今說到正話。明朝永樂初年，浙江溫州府永嘉具有個不識字的愚民，叫做郭酒癡。每到大醉之後，就能請仙判事，其應如響。最可怪者，他生平不能舉筆，到了請仙判事的時節，那懸筆寫來的字，比法帖更強幾分，只因請到之仙都是些書顛草聖，所以如此，從不曾請著一位是《淳化帖》上沒有名字的。因此，合郡之人略有疑事，就辦幾壺美酒，請他吃醉了請仙。一來判定吉凶，以便趨避；二來裱做單條冊頁，供在家中，取名叫做「仙帖」。還有起房造屋的人家，置了對聯匾額，或求大仙命名，或望真人留句。他題出來的字眼，不但合於人心，切著景致，連後來的吉凶禍福都寓在其中。當時不覺，到應驗之後，始贊神奇。

彼時學中有個秀才，姓姚名戩，字子□，髫齡入泮，大有才名。父親是本縣的庫吏，發了數千金，極是心高志大。見兒子是個名士，不肯容易就婚，定要娶個天姿國色。直到十八歲上才替他定了婚姻，係屠姓之女；聞得眾人傳說，是溫州城內第一個美貌佳人。下聘之後，簇新造起三間大摟，好待兒子婚娶。造完之後，又置了一座堂匾，辦下筵席，去請郭酒癡來，要求他降仙題詠。一來壯觀，二來好卜休咎。

郭酒癡來到席上，手也不拱，箸也不拈，只叫取大碗斟酒，「真仙已降，等不得多時，快些吃醉了好寫。」姚家父子聽見，知道請來的神仙就附在他身上，巴不得替神仙潤筆，就親手執壺，一連斟上幾十碗，與郭酒癡吃下肚去。他一醉之後，就捫口不言，懸起筆來竟像拂塵掃地一般，在匾額之上題了三個大字、六個小字。其大字云：

十巹樓。

小字云：九日道人醉筆。

席間有幾個陪客，都是子□的社友，知道「九日」二字合來是個「旭」字，方才知道是張旭降亂。「只是一件：十巹的『巹』字，該是景致的『景』。或者說此樓造得空曠，上有明窗可以眺遠，看見十樣景致，故此名為『十景樓』。為何寫做合巹之『巹』？」又有人說：「合巹的『巹』字倒切著新婚，或者是『十』字錯了，也不可知。凡人到酒醉之後，作事定有訛舛，仙凡總是一理。或者見主人勸得慇懃，方才多用了幾碗，故此有些顛倒錯亂，也未可知。何不問他一問？」姚姓父子就虔誠拜禱，說：「『十巹』二字，文義不相聯屬，其中必有訛舛，望大仙改而正之。」酒癡又懸起筆來，寫出四句詩道：

十巹原非錯，諸公在見疑。

他年虛一度，便是醉之迷。

眾人見了，才知道他文義艱深，非淺人可解，就對著姚姓父子一齊拱手稱賀，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這等看來，令郎必有一位夫人、九房姬妾，合算起來，共有十次合巹，所以名為『十巹樓』。庶民之家哪得有此樂事？其為仕宦無疑了。子為仕宦，父即封翁，豈不是個極美之兆！」姚姓父子原以封翁仕宦自期，見眾人說到此處，口雖謙讓，心實歡然，說：「將來這個驗法，是一定無疑的了。」當晚留住眾人，預先吃了喜酒，個個盡歡而別。

及至選了吉期，把新人娶進門來，揭起紗籠一看，果然是溫州城內第一個美貌佳人。只見她：月掛雙眉，霞蒸兩靨；膚凝瑞雪，髻挽祥云。輕盈綽約不為奇，妙在無心入畫；嫋娜端莊皆可詠，絕非有意成詩。地下拾金蓮，誤認作兩條筆管；樽前擎玉腕，錯呼為一盞玻璃。誠哉絕世佳人，允矣出塵仙子！

姚子見了，驚喜欲狂，巴不得早散華筵，急歸繡幕，好去親炙溫柔。當不得賀客纏綿，只顧自己貪杯，不管他人好色。

直吃到三更以後，方才撤了筵席，放他進去成親。

一入繡房，就勸新人就寢，少不得內致溫存，外施強暴，以綠林豪客之氣概，遂綠衣才子之心情。替她脫去衣裳，拉歸衽席。正要做顛鸞倒鳳之事，不意變出非常，事多莫測，忽以人生之至樂，變為千古之奇驚！這是什麼緣故？有新小令一闋，單寫他昔日的情形，一觀便曉：好事太稀奇！望巫山，路早迷，遍尋沒塊攜雲地。玉峰太巍，玉溝欠低，五丁惜卻些兒費。漫驚疑，磨盤山好，何事不生臍！

右調《黃鶯兒》原來這位新婦面貌雖佳，卻是一個石女。

子□一團高興，誰想弄到其間，不但無門可入，且亦無縫可鑽。

伸手一摸，就吃驚吃怪起來，捧住她問道：「為什麼好好一個婦人，竟有這般的痼疾？」屠氏道：「不知什麼緣故，生出來就是如此。」姚子□歎息了一聲，就掉過臉來，半晌不言語。

新婦對他道：「你這等一位少年，娶著我這個怪物，自然要煩惱，這是前生種下的冤孽，叫我也沒奈何。求你將錯就錯，把我當個廢物看承，留在身邊，做一隻看家之狗，另娶幾房姬妾，與她生兒育女。省得送我還家，出了爺娘的丑，連你家的體面也不好看相。」姚子□聽了這句話，又掉過臉來，道：「我看你這副面容，真是人間少有，就是無用，也捨不得休了你。少不得留在身邊，做一匹看馬。只是看了這樣的容貌，就像美食在前不能入口，叫我如何熬得住？」

新婦道：「不但你如此，連我心上也愛你不過。當不得眼飽肚饑，沒福承受，活活地氣死！」說到此處，不覺掉下淚來。

姚子□正在興發之時，又聽了這些可憐的話，一發愛惜起來。

只得與她摟作一團，多方排遣。到那排遣不去的時節，少不得尋條門路出來發舒狂興，那舍前趨後之事，自然是理所必有，勢不能無的了。新婦要得其歡心，巴不得穿門鑿戶，弄些空隙出來，以為容納之地，怎肯愛惜此豚，不為陽貨之獻？這一夜的好事雖不叫做全然落空，究竟是勉強塞責而已。

第二日起來，姚子□見了爺娘，自然要說明就裡。爺娘怕惱壞兒子，一面托幾個朋友請他出去遊山解悶，一面把媒人喚來，要究他欺騙之罪。少不得把衙門的聲勢裝在面上，官府的威風掛在口頭，要逼他過去傳說。欺負那位親翁是個小戶人家，又忠厚不過，從來怕見官府，最好拿捏，說：「他所生三女，除了這個孽障，還有兩女未嫁，速抬一個來換，萬事都休。不然，叫他吃了官

司，還要破家蕩產！」媒人依了此言過去傳說，不想那位親翁先有這個主意。因他是個衙門領袖，頗有威權，料想敵他不過，所以留下二女不敢許親，預先做個退步；他若看容貌分上，不來退親，便是一樁好事，萬一說起話來，就把二女之中揀一個去替換。見媒人說到此處，正合著自己之心，就滿口應承，並無難色；只要他或長或幼自選一人，省得不中意起來，又要翻悔。